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隋文卷二十二

烏程縣

七. 砌二

舍利感應記別錄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于本國起塔供養詔  
竝許之詔于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于尙書都堂十二月  
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旛幢香花音樂種種  
供養彌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其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序  
上柱國司空公安德王雄已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禮懺焉  
有青雀狎于眾內或抽佩刀擲弓布施當人叢而下都無所傷仁  
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  
已下縣尉已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錢十文一如  
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

應者別錄如左

恆州表云舍利詣州建立靈塔三月四日到州卽共州府官人巡歷檢行安置處所唯治下龍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時有風從南而來寺內香氣殊異無比道俗官私竝悉共聞及有老人姓金名瓚患鼻不聞香臭出二十餘年于時在彼亦聞香氣因卽鼻差至四月八日臨向午時欲下舍利光景明淨天廓無雲空裏卽雨寶屑天花狀似金銀碎薄大小閒雜雰雰散下猶如雪落先降塔基石面上遍墮寺內城治俱有雜色晃曜金晶映日時卽將衣承取復在地拾得道俗大眾十萬餘人竝見俱獲又利柱東西二處忽有異氣其色黃白初細後羸如蜂火煙龍形宛轉迴屈直上周旋塔頂遊騰清漠莫測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白鶴從東北而來周繞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時築塔基恰成復雨寶屑天花收得盛有一升卽遣行參軍王亮于先奉

獻皇帝開花于寶屑內復得舍利三顆甚大歡欣

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時可深六尺許土裏忽有真紫色光現須臾遂滅其土卽有黑文雜開成篆字書云轉輸聖王佛塔謹表聞知

黎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于地下得一瓦銘曰千秋萬歲樂未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數度放光復有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內發願禮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午時天忽有一片五色雲香覆非常須臾之間卽降金花至九日旦復下銀花遍滿城池其花大者如榆莢小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獻其日復有一黑狗耽耳白鬣于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腳見人行道卽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卽持齋非時與食不食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先有數箇猛狗但見一狼狗無不競來

吠嘯若見此狗入寺悉皆低頭掉尾當爾之時看人男夫婦女三十餘萬盡皆不識此狗未知從何而來

秦州表云欲下舍利時七日地微動至八日大動

兖州表云敕書分送起塔已瑕丘縣普樂寺最爲清淨卽于其所奉安舍利已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卽經營已爲函蓋初磨之時體唯青質及其功就變同瑪瑙五色相雜紋彩煥然復于其裏開生白玉內外通徹照物如水表裏洞朗鑒人等鏡其送舍利

缺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于子城上赤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龕板外光明狀如金色六日申時漆龕北板上及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巳時漆龕板後娑羅樹蓮華影佛像眾僧師子等形午時塔上

五色雲現。午後漆龕內板上有娑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龕內板上嵌石壘基文。申後漆龕板外大娑羅樹及僧執香爐等形。容金佛像現。佯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黃法服。手捉香罏供養。其香氣與世香不同。每日恆聞。

晉州表云。舍利于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眾人盡見。杞州表云。舍利于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琉璃瓶裏色白如月。須臾之間。卽變爲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形影復出。變動輝煥。于前無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土一人。麒麟一師子一魚二條。竝佯山水之狀。

鄧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玉及瑪瑙其石有文現正國德三字并有仙人麟鳳等出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浮業共州官人量度基申時忽有香氣氤氳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道俗咸皆驚愕隨至處所香氣遍滿至五更方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下舍利道俗一萬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已示大眾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卽有赤色從師手內瓶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丈又下石函忽有白雲圓圓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匝閉訖還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當時鎖閉舍利于其下立道場遣二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眾人行聲看閣門仍閉又復須臾復聞行聲卽走告寺主共開閣門上驗看唯有佛像自外都無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申時有法師淨梵頭陀僧淨滔于舍利塔後臨水巖邊爲諸道俗受苦薩戒眾人見羣魚行隊遊水首

皆南出。侶欲歸。依多少一萬餘。請二禪師乘船入水。爲魚受戒。然水內諸魚。悉迴首向船。隨逐循行。如侶聽法。

趙州表云。舍利呂三月四日到州。臣等于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二日治刹行道。舍利于塔所放赤光。從未至申。更見不同。或侶像形。或侶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巡遶舍利。遶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親見。驚聲號咽。佛騰寺內。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良久乃滅。又見一佛像。長二尺餘。坐于蓮花。趺坐。又見一菩薩。俠侍。長一尺餘。從卯至巳。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須臾成五色。遊轉瓶內。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無異質。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豎。牽橫。盡隨鑿之處。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內。放光遍照衙內。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衛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琉璃瓶底或遊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澤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門僧猛先患腰腳不堪出行其日聞舍利欲到合寺馳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持出戶迴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許親迎舍利因比瘳降漸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即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發菩提心競趨歸依痼者能言孳孳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變如琉璃內外明徹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銀花筭表送奉獻。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滿城治時有一僧先患目盲亦得見舍利復有一人患腰腳孳躒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禮拜發願即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部送城縣市院先有古井源由來鹹苦水色舊赤全不堪食其縣民胡子乾因取水和泥怪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于塔內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內又放自色光七日辰時寺內天兩白花目驗杳然狀如細雪不落于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懷州表云舍利于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時有一雄雉飛來函側心間從容質羽鮮華自飛自止曾無驚畏河內縣民楊遵特曰示道俗六千餘人莫不同見敕使沙門靈粲卽與受戒其雉向師侶如聽法師云此雉是野鳥內法道理無容籠繫卽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廟復有一跡從塔東南三步而來直到塔所不見還縱復無入處或闕四寸或闕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蛇之跡官人道俗竝悉共見八日至午時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于瓶外巡迴數匝暉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館六日夜大德僧惠徹等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向塔所大德僧僧粲等五人復聞香氣去惠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焰露帳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于僧房見寺內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赤色光臨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復見青赤雜色光于寺復有一老母慮腰已來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至寺強來禮拜于大眾裏見舍利光腰卽得差舍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卽于漢王寺內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盡東風忽起燈花絕燭在佛堂東南神光炤燭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俗等共聞見于是彌增剋念至八日臨下舍利塔側桐樹枝葉低莖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子弘業寺安置舍利石函始磨兩面日

水洗之明如水鏡。內外相通。紫光焰起。其石斑駁。又類瑪瑙潤澤。炫耀。光似琉璃。至四月一日起齋行道。至三日亥時。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焰庭。眾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輿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現文。髣髴像有菩薩。光彩粉藻。又似眾仙。其間鳥獸林木諸狀。不減者眾。實難詳審。其有文理。照顯分明。今書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初夜于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內外。民庶皆見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之外。琉璃瓶內。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辨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形如蓋。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餘步。依育王造塔本記。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飲齊見。所錄瑞應。奉表奏聞。

荆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間雨花遊颺不落眾鳥翔塔  
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焰現間異香氣雲間出音自然鐘  
聲及目讚善大鳥羣飛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鶴遊塔上

莒州舍利木一至彼現三放光映焰掘基地下忽得銅塔及瘞者  
能言

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后自然析解用書石函

杭州舍利山開掘基得自然石窟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鳥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瓶飲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項烏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躡者能行大鳥旋塔

鄭州舍利放光旛向內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銅像

蘭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兒撥得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香爐煙氣又類蓮華黃白色  
天雨寶屑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內勝光寺大興善寺法界  
寺州公廡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小如麩等表送奉  
獻仁覺寺五月十二日未時有風從西南來如香氣氤氳沙門及  
經生道俗等竝悉俱聞當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枝葉椶櫚莖幹十  
人皆拾得大小如前無異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善  
寺新佛堂內靈光映現形如鉢許從前柱遶梁楹眾僧覩見仁壽  
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琵琶葉上及餘草頭上落地仁壽  
二年六月八日諸州送舍利沙門使還宮所見旨相問慰勞訖令

九日赴慈善寺爲慶光齋僧眾至寺讚誦旋繞行香欲食空裏微  
零復雨銀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感奉獻京城內勝光寺模得陝  
州舍利石函變現瑞像娑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五月二十  
三日已後在寺日日放光連連相續緣感卽發不止晝夜城治道  
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闔門塞路往還如市遇斯光者照動羣心  
悲喜發意其城內諸寺外縣諸州日絹素模將去者或上舉放光  
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開明現朗光光色別隨見不同仁壽二年  
七月十五日京城內延興寺灌寫釋迦金銅像丈六其夜雨寶屑  
銀花香氣甚異無比

陝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月八日戌時合一十一度見  
靈瑞總有二十一事四度放光內見華樹二度五色雲掘地得鳥  
石函變異八娑羅樹樹下見水一卧佛二菩薩一神尼函內見鳥  
三枝金華興雲成輪相自然旛蓋函內流出香雲再放光舍利在

陝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裏大通寺善法寺蘭葉寺並見光明唯善法寺所見光內有兩箇華樹形色分明久而方滅其色初赤尋卽變白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內物皆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夜二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果樹及北坡草木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掘得鳥舍利來向大興國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時司馬張備共大都督侯進檢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闕鄉縣玉山鄉民杜化雲鑿下忽出一鳥青黃色大如鷄馴行塔內安然自處執之不忍未及奉送其鳥致死今營福事于舍利塔內獲非常之鳥既日出處爲異謂合嘉祥今別畫鳥形謹附聞奏五色雲再現三月十五日申時舍利到陝州城南三里澗卽有五色雲從東南鬱起俄爾總成一蓋卽變如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當時道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寺復有五色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時有文林郎韋純



大都督楊昇及官民等竝同觀矚其雲少時卽散者也兩度出聲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從寶座出聲如人閒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大于前者道俗竝聞石函內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娑羅樹光明等四月七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表未發之間司馬張備共嶺縣令鄭乾意闕鄉縣丞趙懷坦大都督侯進當作人民侯謙等至舍利塔基內石函所檢校同見函外東面石文亂起其張備等怪異更向北面乾意目衫袖拂拭隨手向上卽見娑羅樹一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于西面外曰水澆洗卽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竝有水文于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韋範初見一鳥仰臥司馬張備次後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

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內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西。而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內復有二菩薩竝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層上有一臥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于石內竝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已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已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爲明白。表裏映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竝。相照見。無所翳障。其函內外四面。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尼一鳥三枝華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午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旛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爐如霧。漸欲向上。至于日所。卽遠日變成一暈。猶如車輪。內別有白雲團圓。翳日。日光漸卽微闇。如小蓋許。在外周匝。次第已雲爲輻。其輪及輻竝作紅紫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卽明淨。復于塔院西

北牆外大有自然旛蓋亦有見旛蓋圍繞舍利者當時謂有人捉旛供養至下舍利訖其旛蓋等忽即不見于時道俗見者不少至戌時司馬張備等見塔上有青雲氣從塔內而出其雲甚香卽喚使人文林郎韋範大興寺僧曇暘入裏就看備共韋範等竝見流光向西北東南二處流行須臾卽滅

廣弘明集十七

述佛志

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游而已此之所言髣髴于佛石苻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曰方便不知是何神怪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因緣曰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黔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

所失未之淡也已矣。

廣弘明集二引隋王劭述佛志云出齊書案今所見蘇子顯齊書無此篇隋志古史類

有王劭齊志十卷蓋道宣所據也

房彥謙

彥謙字孝冲清河東武城人家于齊州魏東義陽行臺景先族曾孫仕齊爲州主簿隆化中進治中入周不仕開皇七年授承奉郎尋遷監察御史除長葛令仁壽中遷鄴州司馬大業初去職尋徵爲司州刺史從征遼東監扶餘道軍左遷涇陽令卒官至唐日子立齡貴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諡曰定

論張衡書

竊聞賞者所已勸善刑者所已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閒上達本朝懼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于天負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

夙夜畏天之威。曰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變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曰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眾。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于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孛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曰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厯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葦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

哉開闢百降書契云及帝王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曰古之哲王昧旦不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于民上騁嗜奔慾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竝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曰民庶呼嗟終閉塞于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于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豈無良佐但曰執政雍蔽懷私徇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持于己非宜卽加擯壓倘遇諂佞之輩行多穢慝于我有益遽蒙薦舉曰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樑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

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立，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爲務，河朔疆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威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讚歷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膺，粵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旣屬明時，須存審議，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巨愛虧刑，又使裔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

隋書房彥謙傳  
此史三十九

劉子翊

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仕齊爲殿中將軍開皇初除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入爲侍御史仁壽中爲新豐令大業中除大理正權授治書侍御史從幸江都爲丹陽畱守陷于賊遇害年七十。

駁劉炫繼母不解官議

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曰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暮服菴者自曰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傷尊之地于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曰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竝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



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暮未有變隔。曰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曰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曰名重。情因父親。所曰聖人敦之。曰孝慈。引之。曰名義。是使子曰名服。同之親母。繼曰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攷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曰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隔絕。毖于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曰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于情無別。若要曰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

而出是爲叛子，于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曰：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曰：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菴之上，禮有倫例，服曰稱情，繼母本曰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于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曰：輕如重，自己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卽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準枉法者，但準其罪。曰：枉法論者，卽同眞法。律曰：弊刑、禮曰：設教。準者，準擬之名。曰者，卽眞之稱。如曰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爲後者，將曰：供奉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

宅。曰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曰。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曰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曰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曰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于本生。名義之分。有虧于風俗。徇飾非于明世。疆媒孽于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隋書曰劉子

劉子謂傳時永靈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曰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云云。事奏竟。從。

子翊議

張公禮

公禮。恆山九門人。仕北齊。長兼開府行參軍。歷周入隋。未詳。

龍藏寺碑

竊曰空王之道離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來斯故將喻師子明  
自在如無畏取譬金剛信畢竟而不毀是知涅槃路遠解脫源深  
隔愛慾之長河開生死之大海無船求渡既似龜毛無翅願飛還  
同兔角故曰五通八解名教攸生二諦三乘法門斯起檢麗攝細  
良資汲引之風挽滿陷深雅得脩行之致若論輒閤之城皆安芭  
蕉之樹盡空應化詎真權假寧實釋迦文非說口之口須菩提豈  
證果之人然則習因之指安歸求道之趣奚向如幻如夢誰其受  
苦如影如響誰其得福是故維摩詰具諸佛智燈口之坐斯來舍  
利弗盡其神通天女之花不去故知業行有優劣福報有輕重若  
至凡夫之聖人天堂之與地獄詳其是非得失安可同日而論哉  
往者四魔毀聖六師誦法拔髮翹足變爲吞麻李園之內結其惡  
黨竹林之下亡其善聚護戒比丘翻同靈草持律口口口等霜蓮

慧殿仙宮寂寥安在、珠臺銀閣荒涼無處、離離綴彩、盛勞周容、含  
含奏曲、詎假殷人、我大隋乘御金輪、冕旒玉藻、上應帝命、下順民  
心、飛行而建鴻名、捐讓而升大寶、匪結農軒之陣、誰徇湯武之師、  
稱臣妾者、遍于十方、弗遇世尤之亂、執玉帛者、盡于萬國、無陷防  
風之禍、斯乃天啟至聖、大造區域、垂衣化俗、負屨字民、昧旦紫宮、  
終朝青殿、道高羲燧、德盛虞唐、五福咸臻、眾貺畢集、低昂出月、搖  
蕙含風、沈璧觀書、龍負握河之紀、功成治定、神奉益地之圖、于是  
東暨西漸、南徂北邁、隆禮言洽、至樂云和、感天地而動鬼神、辯尊  
卑而明貴賤、而尚勞己亡倦、求衣靡息、豈非攸攸黔首、垢障未除、  
擾擾蒼生、蒸纒仍擁、所召金編寶字、玉牒綸言、滿封盈函、雲飛雨  
散、慈愛之旨、形于翰墨、哀憇之情、發于衿抱、日月所照、咸賴陶甄、  
陰陽所生、皆蒙鞠養、故能津濟率土、救護溥天、協獎羣迷、扶導弊  
警、潤茲法雨、使潤道耳、燒此戒香、令薰佛慧、脩第壹之果、建最勝

之幢旆既滅之文匡日墜之典忍辱之鎧滿于清都微妙之臺充于赤縣豈直道安羅什有寄弘通故亦迦葉目連聖僧斯在龍藏寺者其地蓋近于燕南昔伯珪取其謠言口口口水毋恤往而得寶窺代常山世祖南旋至高邑而踐祚靈王北出登望臺而臨海青山斂霧綠水揚波路款首而適秦途通口而指衛木女之落矩步非遙平原之樓規行非遠尋派避世彼亦河人幽閑博敞良爲福地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使持節左武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世業重于金張器識逾于許郭軍府號爲飛將朝廷稱爲虎臣領袖諸口冠冕羣儔採蹟索隱應變知機著義尚訓御之勲立勳功事勞之績廊廟推其偉器柱石捐其大材自馳傳在蕃建旗作牧招懷口逸獨復逃亡遠視廣聽賈琮之案冀部賞善戮惡徐邈之處涼州異軫齊奔古今一致下車未幾善政斯歸瞻彼伽藍事口草創口奉敕

勸獎州內士庶壹萬人等共廣福田公爰啟至誠虔心徙石施逾  
奉蓋檀等布金竭黑水之銅罄赤岸之玉結璠璣之寶口飾纓絡  
之珍臺于是靈刹霞舒寶坊雲構崢嶸膠葛穹隆譎詭九重壹柱  
之殿三休七寶之宮彫梁刻桷之奇圖雲畫藻之異白銀成地有  
類悉覺之談黃金鑲楨非關句踐之獻其內閑房靜室陰牖陽窓  
圓井垂蓮方疎度日曜明璫于朱戶殖芳卉于紫墀地暎金沙似  
遊安養之國蒼隱天樹疑入歡喜之園夜漏將竭聽鳴鍾于寺內  
曉相既分見承露于雲表不求床坐來會之眾何憂口然飲食持  
鉢之侶奚念粵日開皇六年歲次鶉火莊嚴粗就庶使皇隋寶祚  
與天長而地久種覺花臺將神護而鬼衛乃爲詞曰

多羅祕藏毗尼覺道斯文不滅憑于大造誰薰種智誰壞煩惱倚  
歟我皇寶弘三寶慧燈翻照法炬還明菩提果殖救護心生香樓  
竝構貝塔俱營充遍世界彌滿國城憬彼大林當途向衛於穆州

后仁風遐拂，金粟施僧，珠纓奉佛，結瑤瑤青宇，構瓊起室，鳳口槩日，  
虹梁入雲，電飛窓戶，雷驚椽焚，綺籠金鏤，縹壁椒薰，絳錦亂色，丹  
素成文，髣髴雪宮，依稀月殿，明室結幌，幽堂啟扇，臥席未窺，陸龍  
誰見，帶風蕭瑟，含烟葱蒨，西臨天井，北拒吾壘，川谷苞異，山林育  
材，蘇秦說反，樂毅歸來，鄒魯媿俗，汝穎慙能，惟此大城，瓌異所踐，  
疏鐘嚮度，層磬露沓，八聖四禪，五通七嶽，戒香恆馥，法輪常轉，開  
皇六年十二月五日題寫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之口  
碑舊拓本 采金薤琳琅八有  
此文多識數非固每穴五字非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及黃岡王統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宇文愷

愷字安樂，木朔方人。遷居京兆。周初，召功臣子封雙泉伯，進封安平縣公。歷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大象中，加上開府。隋受禪，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別封甌山縣公。及遷都，領營新都副監。後拜萊州刺史，坐兄忻誅除名。及建仁壽宮，授將作大匠，拜仁壽宮監。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煬帝卽位，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進位開府。遷工部尚書，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康。有東宮典記七十卷、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

奏明堂議表

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

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璣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於莊展寧，盡妙思于規摹。凝眸冕旒，致子來于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百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樸。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于殘亡。購冬官于散逸，總集眾論。勒爲一家。昔張衡渾象，百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百二十爲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塗。或曰綺井爲重屋，或曰圓楹爲隆棟。各曰臆說，事不經

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呂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呂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呂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呂爲上古樸略，創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呂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呂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呂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呂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

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所覈其趣。或是不然。譬校古書。竝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滅。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百爲兩。村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竝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竝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于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呂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

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百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

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曰配天二十一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曰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十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曰茅今蓋曰瓦瓦下藉茅曰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

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辭綜注云。複重廡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牘。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牘。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頡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曰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旣闢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于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河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遠外處多。其室皆用塹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又執政。復改爲九室。遭



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百應其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卽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召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楨文于郊，質于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召楨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誅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于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湛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徇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召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

隋書宇文禮傳

奏定皇太子輅

案宋大明六年、初備五輅、有司奏云、秦改周輅、創制金根、漢魏因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輅、雕飾略同、造次瞻視、殆無差別、若錫于東儲、在禮嫌重、非所宜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今皇太子宜乘象輅、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酌時沿古、于禮爲中、觀宋此義、乃無副車、新置五輅、金玉同體、至象已下、卽爲差降、所宜太子不得乘金輅、欲示等威、故令給象、今取周禮之名、依漢家之制、天子五輅、形飾並同、旒及繁纓、例皆十二、黃屋左纛、金根重轂、無不悉同、唯應五方色、目爲殊耳、若用此輅、給于太子、草木盡皆不可、何況金象者乎、旣製副車、駕用四馬、至于金輅、自有等差、春秋之義、降下、已兩、今天子金輅、駕用六馬、十二旒、太子金輅、駕用四馬、降龍九旒、制頗同于副車、又有旌旆之別、并嫡皇孫及親王等輅、並給金輅、而減其雕飾、合于古典、臣謂非嫌、隋書禮儀志、玉皇太子輅、古者金輅、宋齊目來、並乘象輅、宇文愷、梁毗奏制曰、可。

毗奏制曰、可。

宇文愷

梁

毗

奏

制

曰

可

。

。

。

。

。

。

。

。

。

。

。

。

。

。

。

宇文慶

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周初受業東觀歷都督遷衛王府掾建德中進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平齊進大將軍封汝南郡公歷延州靈州總管大象中進上大將軍加柱國隋受禪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出爲涼州總管徵還卒于家

奏錄文帝龍潛時言表

臣聞智謀造化二儀無己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于曾襟運奇謀于掌握臣言微賤早逢天睽不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蒼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

隋書宇文慶傳

王誼

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周初爲左中侍上士、遷御正大夫、拜雍州州刺駕、武帝卽位、授儀同、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平齊、授相管、拜大司徒、開皇初、進封鄴國公、後日怨望、賜死。

奏駁蘇威滅功臣地給民議

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隋書王誼傳

來和

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周初爲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涇水縣男、大象中、拜儀同、隋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進位開府、有相經四十卷。

上表自陳

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

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慙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讖、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于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于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召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而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隋書來和傳

元壽

北史八十九

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魏邵陵王敦孫。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保定中，改封儀隴縣侯。隋開皇中，授尚書主爵侍郎。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少卿，出爲基州刺史，徵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卽位，日從平漢王諒，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拜內史令，進右光祿大夫，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道卒，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景。案周有元壽，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鄴州刺史，封安樂縣公，非卽其人也。

奏劾劉行本韓徽之等

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鑿與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廂朝行，預觀威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目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烏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

命其子捨危懼之母爲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名敎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徽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目爲非豈關理識謹案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官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叛罄器取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息謹目狀聞其行本微之等請付大理隋書元壽傳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又見北史七十五通典二十二

皇甫績

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初轉  
宮尹中土遷小宮尹宣政初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宣帝  
時轉御正下大夫靜帝初加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  
拜大將軍隋受禪出爲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  
及平陳拜蘇州刺史遷信州總管卒諡曰安

遺願子元書

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于唐虞，弃干戈于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窺，西盡流沙，張審所不至，立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蔥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偽陳，獨阻弊教，江東士民，困于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犬，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壘，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敝之俗，作虛偽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覘驍雄之志，曰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隋書皇甫績傳高智慧等

衛玄

作亂蘇州民願子元應之子元素感甄

恩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

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記室，遷給事上



士襲父勳爵興勢公轉宣納下大夫建德中拜益州長史遷開  
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內史事領京兆尹宣帝時召忤旨  
免大象中檢校熊州事隋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  
事免尋拜嵐州刺史檢校朔州總管事入爲衛尉少卿仁壽初  
拜資州刺史除遂州總管煬帝卽位復徵爲衛尉卿遷工部尚  
書拜魏郡太守入爲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  
書拜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拜京兆內史畱守京師加右光  
祿大夫唐兵入關歸于家義寧中卒年七十七

屯軍金谷埽地祭高祖

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  
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揚玄感孤負聖恩躬爲虺  
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兇  
逆若社稷盛長定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隋書

衛玄

高頴

頴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蓆人。仕周爲齊王憲記室參軍。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內史上士，遷下大夫。建德中進開府，大象中進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隋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拜左衛大將軍，遷左領軍，加上柱國，進封齊國公，免尋除名爲民。煬帝卽位，拜太常，大業三年坐謫，訕朝政，誅。

奏請計戶徵稅

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恆出墮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于所管戶內計戶徵

稅

隋書食貨志

奏諫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

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隋書

宇文述

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本姓破野頭。周武帝時起家拜開府。歷左官伯、英果中大夫，封博陵公。改封濮陽。大象末，超拜上柱國，進封襄國公。隋受禪，爲右衛大將軍，拜壽州總管。歷太子左衛率、煬帝卽位，遷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從幸江都，卒。贈司徒、尚書令。諡曰恭。

奏殺廢太子諸子

房陵諸子年竝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

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隋書，宇文述傳

奏誅斛斯政

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日懲肅。請變常法。

段文振

文振北海期原人仕周爲字文護中外府兵轉建德中授上儀同封襄國縣公歷相州別駕揚州總管長史大象中入爲天官都上士文帝召爲丞相掾及受禪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加開府遷鴻臚卿後爲石河二州刺史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圖縣公江南平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遷雲州總管入爲太僕卿仁壽初坐事除名後拜大將軍靈州總管煬帝卽位徵爲兵部尚書進位右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道卒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諡曰襄

請遣啟民可汗出塞表

臣聞古者遠不聞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算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啟民資其兵食假曰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

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眾所共知。曰：臣量之，必爲國患。如臣之計，曰：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隋書

段文振傳又  
北史七十六

從征遼東疾篤上表

臣曰：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效其鳴吠，曰：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未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賊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秣藭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隋書段文振傳

令狐熙

熙字長熙，敦煌人。仕周爲吏部上士，尋授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歷小駕部職方下大夫。襲父整爵彭陽縣公。及武帝平齊，進位開府，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隋受禪，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封河南郡公，加上開府，拜滄州刺史，徙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及行臺廢，授并州總管司馬。後徵爲雍州別駕，進長史，遷鴻臚卿，兼吏部尚書判五曹尚書事，拜汴州刺史，徵拜桂州總管，改封武康郡公，坐事鎮詣闕道卒。

請解桂州總管任表

臣忝居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諫。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近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况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

令狐  
熙傳

鄭譯

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北齊光州刺史。述祖從孫。周武帝時爲給事中。士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尚梁安公主。歷御正下大夫、太子宮尹，賜爵開國子。坐事除名。宣帝卽位，拜開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復坐事除名。大象中，文帝矯詔，復召爲內史上大夫，尋拜柱國相府內史，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進上柱國。及受禪，廢歸第。復授開府隆州刺史。徵還，復遷岐州刺史。開皇十一年卒。諡曰達。有樂府聲調六卷，又三卷。

琴瑟夔駁七調

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曆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是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

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是呂爲七。今若不呂，一變爲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隋書音律志中

又與蘇夔議

案今樂府黃鍾，乃呂林鍾爲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宮，呂小呂爲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樂黃鍾宮，呂黃鍾爲調首。清樂去

小呂，選用製賓爲變徵。

隋書音律志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高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牛弘

弘字里仁，本姓秦，安定鶡觚人。仕周，爲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轉納言上士，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襲父允爵。臨涇公。宣政初，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隋受禪，遷散騎常侍、祕書監，拜禮部尚書，除太常卿，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煬帝卽位，進位上大將軍，改右光祿大夫。大業六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有集十二卷。

上表請開獻書之路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畫肇于庖羲，文字生于倉頡。聖人所目，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于王庭，肆于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

之志武王問黃帝顛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麻有國  
有家者曷嘗不曰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旣衰  
經紊棄孔子曰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  
始而修春秋闢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  
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  
墳籍掃地皆盡本旣先亡從而顛覆臣曰圖讖言之經典咸衰信  
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  
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開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  
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  
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于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  
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  
下車先求文雅于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  
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闕臺后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

倍于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  
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  
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剛定舊文時之  
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庶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  
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  
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  
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  
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  
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威莫過二秦已此  
而論足可用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  
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  
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  
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

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于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纒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人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采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于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已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遒于三王，民黎威于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召仰。

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于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檢惜，必須勒之曰：天威引之，曰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照察。隋書牛史牛弘傳又見御覽六百十九

奏請定典禮

聖教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曰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遑，賓嘉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

前經革茲俗弊

隋書禮儀志三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詔曰可

奏著喪紀令

開皇初

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以上則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周親以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曰朝服有封者斂曰冕服未有官者白袷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曰其服斂內不得置金銀珠玉

通典人十四

奏請修緝雅樂

臣聞周有六代之樂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武曰文始呂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蓋猶古之韶也禮容生于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立道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倣之管弦薦于太宗

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爲威德舞。更造新歌薦于武帝之廟。噫此而言。遽相因襲。縱有改作。竝宗于韶。至明帝時。東平獻王宋文德舞爲大武之舞。薦于光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召爲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于古樂自夔始也。文帝黃初改昭容之樂爲昭業樂。武德之舞爲武頌舞。文始之舞爲大韶舞。五行之舞爲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威熙之舞。又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于天地宗廟及臨朝大饗。竝用之。晉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表曰。案漢魏所用。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竝繫于舊。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勗典樂。使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賀循爲



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大寧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間，鳩集遺逸，鄰沒胡後樂人，頗復南度。東晉因之，曰具鍾律。太元閒，破符永固，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于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並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長子，盡獲符氏舊樂，垂息爲魏所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大樂細伎，奔慕容德于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曰：大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大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業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曰：凱容舞爲韶舞，宣業舞爲武德舞。據韶爲言，宣業卽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于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爲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爲前舞，故知樂名雖隨時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常同。

前克荊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史傳相承已爲合古且觀其曲體用聲有可次請修緝之曰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雖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隋書音樂志下開皇九年平陳

備宋齊舊樂

由是牛弘奏

奏言雅樂定

臣聞黃桴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遠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知鳩擇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于故實永嘉之後九服崩離燕石符姚遞據華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無復徵管之功前言往式于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與內原隔絕三百年于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

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于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爲一代正樂。具在本司。

隋書音樂志下十四年樂定牛弘姚察許善心

虞世基劉臻等奏

依古制修立明堂議

竊謂明堂者。所曰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曰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竇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原

制下同字  
當作曰

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曰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曰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曰堂夏后氏六鼎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曰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于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同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曰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凡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凡先王昭穆二凡合十一凡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曰正寢論之便須朝寢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曰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太室之內

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于其西。迤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人之室，神位有三，加曰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成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站，揖讓升降，亦曰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晉曰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雖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曰宗祀其祖，曰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

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  
焉故雖有五名而主曰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  
十四尺廡之策也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  
方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  
八闔曰象卦九室曰象州十二宮曰應曰辰三十六月七十二牖  
曰四尺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曰不藏也  
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  
宿之象也堂高三尺曰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閣二十四  
丈象二十四氣于外曰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  
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  
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  
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  
間與造晉則侍中裴頡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

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曰：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咸事，于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託。今皇猷遐闢，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曰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夫室曰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于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今皆在堂偏。是曰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威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

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清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目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尙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木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言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目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廡者何禮記威德篇



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圓行水左旋曰象天內有太室曰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官王肅曰爲明堂辟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曰爲明堂靈臺辟廱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璧廱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曰望氣明堂曰布政辟廱曰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曰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制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曰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曰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于洛陽竝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曰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曰禮經爲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曰餘書庶使該詳

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  
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  
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間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  
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威德記觀禮  
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曰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  
于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隋書牛弘  
傳文見北

十二  
樂議

謹奏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  
歌應鍾皆是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  
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  
則爲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曰辨天地四方陰陽  
之聲揚子雲曰聲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

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曰黃鍾爲宮十二月不曰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乃發聲曰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曰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

隋書牛弘傳又北史七十二

更共姚察許善心劉臻虞世基等詳議

後周之時曰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絕不可依用謹案司樂凡樂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舞雲門曰祭天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舞咸池曰祭地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闔鍾爲羽舞韶曰祀宗廟馬融

曰、圓鍾應鍾也。賈逵、鄭玄曰、圓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聲。祭尚柔剛、故不用也。干寶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曰主之謙、曰自牧也。先儒解釋、既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曰其爲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案東觀書、馬防傳、太子丞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于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曰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焉。大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曰爲可、須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曰迎和氣、其條貫甚具、遂獨施行。起于十月、爲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曰春秋爲辟雍、隸太學、隨

月律十月作應鍾三月作姑洗元和呂來音辰不調修復黃鍾作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懸有黃鍾均食舉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爲宮亦曰明矣計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歲用而復止驗黃帝聽鳳皇制律呂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樂而祭此聖人制作曰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辰不調斯言誣之甚也今梁陳雅曲竝用宮聲案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常用事者爲宮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辰更相爲宮始自黃鍾終于南呂凡六十也皇備疏還相爲宮者十一月曰黃鍾爲宮十二月曰大呂爲宮正月曰太簇爲宮餘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卽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宮于夾鍾餘方各呂其中律爲宮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宮于夾

鍾也。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宮唱而商和，是謂善木。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呂祀天神，鄭玄呂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呂五聲，播之呂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占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則當聲爲曲。今日五引爲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呂得知。苟助論三調爲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目外徵羽角，自爲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既多，故得隸于眾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呂宮爲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隋書音樂志下牛弘及禰善丞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許善

心儀同三司劉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詳議

又論六十律不可行

謹案續漢書律厯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于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呂上生下皆三生二呂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聲呂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曰其餘呂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呂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曰度調故作準曰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呂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呂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呂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巖具呂準法教

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申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知爲準施紘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紘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目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干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

隋書牛弘傳  
北史七十二

又議

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眾注曰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曰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



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呂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呂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呂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助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須改之。北史七十二案張溥本有上周宣帝時達奚震與牛

必等議宜編入達奚震文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國玉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楊素

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齊尚書令悛族孫。仕周爲宇文護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宣帝卽位，襲父敷爵，臨貞縣公。大象中，爲汴州刺史，拜大將軍，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免。尋拜信州總管，遷荊州總管，進封鄖國公。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內史令。進尚書右僕射。仁壽初，遷左僕射。煬帝卽位，遷尚書令，拜太子太師。大業二年，拜司徒，改封楚公。卒，贈光祿大夫、太尉，諡曰景武。有集十卷。

謝煬帝手詔問勞表

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覲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積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閭，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于疎遠，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費，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木無識，尚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自效無路，晝夜迴徨，寢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于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膺之寄，稟平亂之規，蕭王赤心，人皆曰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齋，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隕微軀，無以一報。

隋書楊素傳漢王諒

平帝遺素弟脩武公約齋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

奏劾王誼

臣聞喪服有五，親疏異節，喪制有四，隆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曰賢者不得踰，不自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曰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曰：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曰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曰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于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隋書王誼傳高祖曰第五女妻其子奉孝未幾奉孝卒誼年誼上表言公

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

奏張胄玄劉孝孫所剋日食事

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期，依剋而食，尚不得其時。又

不知所起他皆無驗。胄立所剋前後妙衷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孝  
隋書律歷志中張胄立與劉孝孫共短張寶厥

滕王綸罪議

綸希冀國災。曰爲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

海同心。在于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卽異。父悖于

前。子逆于後。非直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爲惡有狀。其罪莫大

刑茲無赦。抑有舊章。請依前律。隋書滕王綸傳王弘奏綸厭蠱惡

楊素等云云。逆坐當死帝命公卿議其事司徒

衛王集罪議

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

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隋書衛王集傳憲司奏

公卿議其事集惡逆罪當死天子下

楊素等云云。  
爲蜀王秀作檄文置秀集中

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

指期問罪。隋書文帝四子傳

又北史七十一

柳弘誅

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

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周書楊

長傳

楊玄感

玄感。素子。開皇中。召父軍功。授儀同。加上開府大將軍。仁壽初。

進柱國。出爲鄖州刺史。轉宋州刺史。大業中。拜鴻臚卿。龍雀舞楚

國公。遷禮部尚書。日遼東之役。發兵反。敗死。

屯兵尚書省警眾

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于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

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隋書楊

玄感傳

與樊子蓋書

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于桐宮霍光廢劉賀于昌邑此竝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任斑璣已齊七政握金鏡已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于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賊于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已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且鞠爲茂草立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已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已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貶伊威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隋書

楊玄  
感傳  
桺或

或字幼文河東解人寓居襄陽梁末隨父仲禮歸周爲宇文護  
中外記室出爲靈州總管掾建德中爲司武上士轉鄭合隋受  
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屯田侍郎遷治書侍御史拜儀同三司  
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中坐事除名煬帝卽位徙敦煌徵還道  
卒

上周武帝表

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勳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  
斬將擧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于鎮撫國家宿衛  
爲重俱稟成算非專己能畱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曰下實有  
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畱守茅土先于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  
策不勝管見奉表已聞

隋書桺或傳平齊之後帝大  
賞從官畱京者不預或上表



上隋文帝表

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拔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自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闇于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隋書樞密傳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

諫文帝親裁細務疏

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挫、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曰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曰治、所謂勞

下求賢、逸于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日怡神爲意、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

隋書極或傳

奏劾唐君明周喪娶庫狄士文從妹

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日愛敬之情、囚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燕爾之親、冒此苴縷、命彼褊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

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遇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

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隋書曰懲風俗

極或傳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刺史

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二人竟坐得罪

奏禁上元角觚戲

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自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燧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曰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袷服靚粧車馬填噓肴醕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拏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縑素不分穢行由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曰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于化實損于民請頒行天下竝卽禁斷康哉雅頌足美感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

犯者請曰故違敕論

隋書楊  
瓌傳

高潁子應國公弘德申牒請戟判

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

父之禮豈容門外既設內閣又施

隋書楊  
瓌傳

達奚震

震字猛略代人

鍾律用鐵尺議

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探攷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卽曰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曰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麻志度之若曰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于黃鍾之律須臾乃容若曰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于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

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曰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卽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鉤深曰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爲近依文據理有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爲定彌合時宜至于玉尺累黍曰廣爲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爲短小曰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威範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量時事謂用鐵尺于理爲便

隋書律麻志上周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云云未及詳定高祖受終

蘇威

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西魏度支尚書兼司農卿綽子仕周開府入隋歷納言封房公開府儀同三司

奏薦柳莊

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

過柳莊

北史

柳昂

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周司會慶族子仕武帝爲大內史封文城郡公進開府大定中拜太宗伯隋受禪加上開府出爲潞州刺史

上文帝勸學行禮表

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于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自至于此晚世

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敝流蕩亡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于時則  
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自未清輒物由  
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旻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  
往者周室頽毀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  
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  
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曰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  
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  
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  
民漸彼日儉使至于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  
教相催必當靡然而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

輒謂非遠

隋書楊  
昂傳

柳莊

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仕後梁爲太府卿入隋歷給事黃門侍郎

出爲饒州刺史。

奏刑法宜合常科

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

梁毗

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從伐齊爲行軍總管長史，除并州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受禪，進爵爲侯，拜治書侍御史，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徵散騎常侍大理卿，仁壽初，進上開府，煬帝卽位，遷刑部尚書，攝御史大夫，召忤旨憂憤卒。

奏劾劉昉



臣聞處貴則戒之曰奢，持滿則守之曰約。昉既位列羣公，秩高庶尹，糜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勳，弊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遁藪，若不糾繩。何曰肅厲。隋書劉師餞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處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

劾楊素封事

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于積年，桓立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李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若曰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如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

斧鐵

隋書梁毗傳北史七十七又文苑英華九百九十八所載僅百字末有謹此二字

樂運

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人世孫周天和初爲夏州總管府倉曹參軍轉杜國府記室參軍入爲露門博士建德中除萬年縣丞超拜京兆縣丞靜帝初左遷廣州濫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有諫苑四十一卷

上周宣帝疏論喪禮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曰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鄰境遠聞使猶未至若曰喪服受用不可既吉更凶如曰立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

周書顏之儀傳高祖崩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卽古運時爲京兆郡丞上疏不納又見北史六十二王執附傳

上宣帝疏諫數赦

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  
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曰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  
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此謂疑從罰  
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  
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于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  
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痠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  
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  
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肆姦宄之惡乎周書顧之儀傳  
又北史六十二

輿檄上書陳宣帝八失

一日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  
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况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已  
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

二日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

如用竇後宮，又詔佞同，已上女不許輒嫁，賈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未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

三日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人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

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卽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于是，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疏而祚永，請遵經典，竝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

五日高祖斷難爲樸，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

有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

六口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熳士民從役祇爲俳優角觝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

七日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采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

八日昔桑毅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立象垂誠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滅膳撤懸未盡消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

見周廟不血食矣

周書然之儀傳  
此說六十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穆爾圖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五終